



历史小故事丛书

龚自珍的故事

明天出版社



GONGZIZHENDEGUSHI

历史小故事丛书

龚自珍的故事

王淑潜 吕 清

明天出版社

1992年·济南

鲁新登字06号

历史小故事丛书

蔡自珍的故事

王淑潜 吕 清

*

明天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3.125印张 45千字

1992年7月新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8000

ISBN7—5332—1600—8

G·820 定价：1.25元

目 录

龚门得贵子.....	(1)
“我要做爷爷”	(6)
“神童”不神.....	(13)
“我是曼倩后身”	(18)
“怕要做第二个王安石”	(24)
段玉裁的外孙、学生.....	(30)
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.....	(35)
文章好做 头衔难署.....	(39)
考场上的挫折.....	(44)
愿赴禁烟前线.....	(50)
保定借债.....	(56)
辞官南归 虹生送别.....	(63)
进亦忧 退亦忧.....	(71)
到书院讲学去.....	(75)
人未归 诗先到.....	(84)
壮志未酬身先死.....	(90)

龚 门 得 贵 子

清高宗乾（qián）隆五十七年（公元1792年）七月初五日。被喻为人间天堂的杭州城，这天显得格外炎热。太阳在人们的头顶上发射着炽热的光，炙（zhì志）烤着大地。路旁的杨树、柳树和别的什么树，都象病了似的，耷拉着脑袋。人家喂养的狗，爬在屋后墙下或是树荫下，使劲地把整个身子贴到地面上。树上的鸣蝉，扯着嗓子“知了——知了”地叫个不停……

可是，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不怕热的。

东城马坡巷内有一户人家，全家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都敛声屏气，不敢出一点儿声响。就说书房里的那位老者吧，年纪已近六十，整整一个上午了，他一直就自个儿呆在这间房子里。桌子上摊开着一本本的书，但他显然没有读下去。只见他时而坐在书桌前看上几眼书，时而倒背着双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；一会儿侧耳听听，一会儿向门外看看，完全是一副热烈地盼望着什么的着急的神情。

原来，这老人就是这家的主人，名叫龚敬身，字叫杞（qǐ起）怀，号叫匏（páo袍）伯。此刻，老人家和家里其他人一样，正急切地期待着一个新的生命的降临。

这位龚敬身，可是清朝乾隆年间一个很有名望的人。他进士出身，做过京官，也放过外任。乾隆四十八年（公元1783年），他被朝廷任命为云南省楚雄府知府，在知府任上，他尽职尽责，所管辖的七个县，县民很少有兴讼（打官司）的，县官也不敢不尽心职守，都认真办事，连他的顶头上司道台（道员的别称。清代省以下管辖府州的高级行政官员）大人都赞赏他的才干。全省无论哪里发生了疑难案件，都常常派他去调查处理。所以到乾隆五十二年（公元1787年），就被保奏升任迤（yǐ以）南兵备道，只是因为正赶上父亲去世而没有去上任。

龚敬身在事业上是很舒心的，但他也有一件很感遗憾的事，就是他的夫人没能给他生下个儿子来。这在他那个时代，的确是件大事。于是，没有办法的办法，他就把兄弟龚提（tí提）身的二儿子龚丽正过房（自己没有儿子，而把兄弟或其他人的儿子要过来作为自己的儿子，叫过房或叫过继）了过来。好在龚丽正很孝顺，也很争气，他们之间也就象亲生父子一样，使龚敬身得

到了很大的安慰。

人一上了年纪，一般的都盼着膝下能有个孙子孙女的，闲下来，逗逗孩子，热闹热闹，享享天伦之乐。龚敬身就更是这样了。

此刻，老人家所盼望、期待的，就是儿媳妇能给他生下个胖孙子来。

见还没有动静，他就倚靠在圈椅上闭上眼睛养养神。毕竟是上了几岁年纪的人了，几天来又一直处在极度兴奋中，而且几年来他已经养成睡午觉的习惯，所以一闭上眼，竟酣然入梦。

朦胧间，他听得帘子响动，有一个人进屋子里来了。睁眼一看，进来的是自己的老伴陈氏，怀里好象还抱着件什么东西。他见不是外人，便又闭上眼睛睡去。谁知老伴没走，而且走近了自己的床前，象是吩咐谁似的，道：“快啊，快叫爷爷！叫亲爷爷！”接着就有一个娇嫩的声音：“爷爷，亲爷爷！”这分明是叫自己的，龚敬身一骨碌就从床上爬了起来，见老伴怀里抱着个婴儿，又白又胖，眉清目秀，活象自己的过房儿子；此刻，孩子见了他，正伸着小手要他抱呢！他刚要伸手去抱孩子，老伴笑咪咪地嗔怪道：

“还有脸抱孙子呢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你也不给他起个名字！”这真是天大的冤枉，他赶忙分辩：“你

呀，我早就想好了！”

“父亲，父亲！”龚敬身觉得有人在摇晃他的肩膀，睁眼一看，是儿子站在他的面前。原来刚才是一场梦！

“啊，有事吗？”老人家柔声问道。

“父亲，您老恭喜呀！媳妇给您老人家抱了个胖孙子！”龚丽正抑制不住心中的高兴，说道。

“是吗？——那刚才你母亲没有骗我！”老人家比儿子更高兴。

龚丽正一听，心想：“母亲去世都好几个月了……噢，怪不得刚才睡觉时满脸带着笑呢，原来老人家是在做梦！”

老人家见儿子发愣，发觉自己说漏了嘴了，脸上不禁一红，随口问道：“大人和孩子都好吗？”

“都好，都好。”龚丽正回答了父亲的问话，又提出了自己的要求，“父亲，您看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好呢？”

为了小孙子的名字，儿子主动来问自己，足见他的孝心，老人家又增添了一分高兴。他一手捋着胡须，一边说道：“名字么，我想过了。我想，我们龚家，什么金银珠宝，什么名誉地位，都不缺。我心里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爱，我就想我的小孙子，我就

爱我的小孙子！我看，就叫他阿珍好了。你看怎么样？”

龚丽正正听着呢，见父亲问，赶紧说道：“父亲所见当然很对。只是，我想，您老人家这么高兴，把他当成心肝宝贝，他将来也总得要懂得自爱才好啊。所以我想，就在‘珍’字前加个自己的‘自’字，叫他‘自珍’吧。”

“好，好，好，就这么定了！”老人家高兴得心花怒放。

“我要做爷爷”

俗话说，小孩子跟着谁就亲谁，这话一点不假。龚敬身对孙子，那真是捧在手上怕摔着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再没有那么疼爱的了。阿珍呢，也特别跟爷爷投眼，长到三四岁了，还总喜欢依偎在爷爷怀里，叫爷爷抱抱；总喜欢捋着爷爷的白胡子，让爷爷给他讲故事。

“我要做爷爷。”就是龚自珍四岁那年，在爷爷怀里说出的一个让人听了能笑破肚皮的小故事。

那还是这年四月中旬的一天，早饭后，老爷爷牵着小阿珍的手，在自家的园子里散步。春风和煦，阳光明媚，各种花木都叫着劲儿地往上长，处处都是蓬蓬勃勃的景象。

溜达累了，祖孙俩就到小亭子里坐了下来。爷爷紧紧把小孙子搂进怀里，用长满白胡子的嘴巴亲吻着孙子的脸庞。小孙子呢，则躲闪着，把头埋进爷爷怀里，两只小手捋着爷爷的胡须，撒娇撒痴。

“爷爷，爷爷，您给我讲故事！”阿珍央求道。

“啊呀，天天讲故事，爷爷肚子里的故事都叫你给掏净了！”爷爷故意象是不情愿地说。

“我不呢，我不呢！”阿珍头顶着爷爷的胸膛，两只小手捶打着爷爷的双肩，两只小脚跺着地，不依不饶。

“好好好，我讲——我讲！”爷爷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来，“可是，讲个什么故事呢？”

见爷爷答应了，小阿珍高兴了，马上点了题目：“就讲爷爷的故事！”

“噢！讲爷爷的故事？爷爷还有故事？”

“当然有了！母亲就给我讲过好几个。”

“母亲给你讲过爷爷的故事？我不信。”

“不信，不信我学给你听听。——可是，我给您讲了，您可得给我讲个新的，可不兴耍赖的！行吧？”

祖孙俩达成了“协议”，阿珍就有板有眼地讲开了。

“爷爷断案子可神了！有一天，一个姓徐的人，还带着一个姓张的证人，到府衙门来告状。告的是一个姓罗的人，说这个姓罗的人把他的女儿害死了，把尸体扔进村子后边的井里。爷爷一听，这是人命关天啊，就准了这个状子，派县令去审问。县令的官比爷爷的官小，不敢不听。他当天就派人把姓罗的抓了

来，关进大牢里。第二天，县令亲自开堂审问，谁知那姓罗的根本就不承认。这下可把县令气坏了，他把惊堂木重重地一拍，喝道：‘好狗头，有人告你，有人证你，你还嘴硬；来人哪，给我打！’那些如狼似虎的差役们把姓罗的打得死去活来。后来，姓罗的受不了毒打，就招认了。”

“那个姓罗的被杀了吗？”爷爷笑咪咪地故意问了一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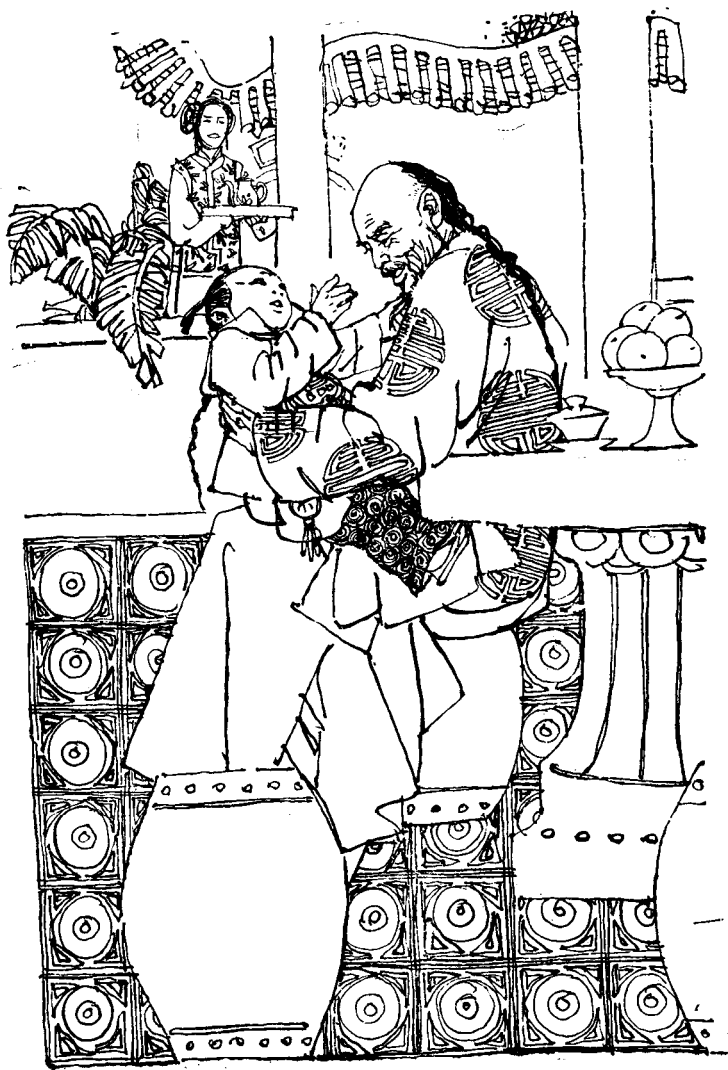
“您别着急呀！”阿珍制止了爷爷，又继续讲他的故事：

“要不是爷爷呀，那姓罗的头早就掉了。爷爷把案子交待给县令以后，不大放心，就派人到姓徐的说的那口井里打捞尸体。可是，捞了半天，哪里有什么尸体呀！爷爷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，他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郎中（医生）的模样，到姓徐的村子里私访，终于查清了案子的真相。”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”爷爷象是被故事打动了，追问了一句。

“您别打岔呀！”阿珍很认真地批评了爷爷，又继续讲下去：

“原来，那个姓徐的不是个好人，他整天打骂自己的女儿，女儿被打骂得没有办法，就悄悄地逃跑



了。姓徐的找不到女儿，心想一定是投到井里、河里淹死了，而他和姓罗的有仇，就想借此诬陷姓罗的。要告状，得有证人啊，他又花钱买通了同村一个姓张的无赖。爷爷派人把姓徐的闺女找回来以后，就亲自升堂审问这个案子。他先让人把姓张的和姓徐的各打了二十大板，问他们还敢不敢诬赖好人，那两个人不服，还喊叫冤枉，爷爷一使眼色，便见差役从后堂领出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儿来。爷爷喝问道：‘你两个睁开眼看看，认得这女孩子吗？’跪在地下的那两个坏蛋抬头一看，吓得象小鸡啄米似地叩头认罪。从那以后啊，全楚雄府的人，没有一个不佩服爷爷的，都说爷爷断案如神。”

阿珍的故事讲完了，抬起兴奋得通红的小脸望着爷爷：“怎么样？我的故事讲完了，该您的了！”

“该我的了，该我的了。”听着小孙子的讲述，爷爷心里高兴极了。心想，小树苗需要修剪，才能长得高、直；小孩子需要诱导，才会成才。自己的事虽说没有什么好炫耀的，可也能使小孙子受到点启发。于是，老人家高兴地答应了小孙子的要求。

“那也是爷爷做楚雄府知府的时候。有一年，突然间听说大理府地方有人聚众闹事。大吏（那时候能独当一面的地方官，如总督、巡抚等）听了报告，也很

害怕，就要亲自率领部下军兵前去镇压。但他还不清楚确实的情况，就派我先去看看形势，我到了大理府一打听，果然不假。那么，老百姓为什么要闹事呢？原来，那个地方人们吃的食盐，不是从商人手里买，而是由官府按户供应，按户收钱。官员们为了塞满自己的腰包，一再随意增加盐价。老百姓气不过，跟他们辩理。可那几个差役根本不讲理，还动手打人，大家一气之下，把那几个蛮横的差役打死了。愤怒的人们越聚越多，吓得县里、府里的官员也都不敢管。百姓们一听说上面要派军兵来，心里也都有点害怕了。我打听明白了，就一个人骑着马来到众人面前，对他们说：‘你们大家都是好百姓，怎么能做这样要砍头的事呢？我是楚雄府的知府，今天是来救你们的，你们可都愿意听听我的话吗？’众人听说我是龚知府，唿啦一声跪下一大片，说：‘幸亏龚大人来了，您有什么好办法，快救救我们吧！’我就说：‘上面要派军兵来，是真的，因为听说你们聚了很多，要闹事；如果大家各自散开，上边为什么还要用兵呢？’大家听了我的话，都欢呼着散去了。我自己担了点风险，出了点力，使百姓们免了一场灾难。”

阿珍仰着小脸看着爷爷的嘴巴，见爷爷讲完了，就央求道：

“再讲一个，再给我讲一个！”

“好孩子，爷爷也得歇歇呀！”

“好。我去给爷爷端碗茶来。”阿珍说着就要走。爷爷拉住他，说：“不用了，我们回家喝吧。”

祖孙俩手拉手地向屋子走去。

“阿珍，你长大了要做个什么样的人啊？”爷爷要考考阿珍了。

“我要做个爷爷！”小阿珍不假思索地答道。

“傻小子！”爷爷的心里，比吃了蜜还甜，他弯腰抱起了孙子，亲了又亲……

“神童”不神

嘉庆元年（公元1796年），阿珍的父亲龚丽正参加会试（清代各省举人参加的一种科举考试，每三年在京城举行一次），考中第三十一名。接着又在皇宫内的大殿上参加了科举制度中最高一级的考试——殿试，考中二甲第十八名，成为进士。喜报传来，龚府内上自六十二岁的祖父，下至五岁的阿珍，无不欢欣鼓舞、兴高采烈。

当中最高兴的，要算是龚自珍的母亲了。当小阿珍从外边一蹦一跳地扑进她的怀里，把这喜讯告诉她时，她高兴得流出了眼泪。她紧紧地把儿子搂进怀里，亲吻着他那柔嫩的脸蛋，一边还问着儿子：“阿珍啊，你爹爹考中了，你高兴吗？”

阿珍见妈妈问，回答说：“我高兴，母亲。爷爷高兴，爹爹高兴，母亲高兴，我也高兴！”说着，他又把小嘴对着母亲的耳朵，很神秘地说，“母亲，我长大了，也要象爹爹那样，考个进士，还要考个状元，叫您高兴高兴！”